

學習內視鏡超音波的經驗談

孫盟舜醫師 / 高雄阮綜合醫院

回顧自己接觸內視鏡超音波的過程，一路誤打誤撞，竟然也超過 10 年了，令我自己也非常訝異。當時根本沒有想到會一頭鑽入內視鏡超音波的領域。很感謝這

10 年來許多貴人的提攜，卻也很慚愧因為自己的因素，沒有做出更好的成績來。

在台大醫院當住院醫師時，第一次接觸到內視鏡超音波。那時候懵懵懂懂，對於內視鏡超音波只有模糊的概念，就是一路跟著老師學習一樣又一樣的內視鏡操作技術，學到最後就是內視鏡超音波了。這一段時間，最主要的貴人就是王秀伯醫師了。自己資質駑鈍，動作也慢，很感謝王秀伯醫師仍然願意耐著性子帶領我一窺內視鏡超音波的堂奧。當時的內視鏡超音波機器又粗又笨重，操作起來左手很酸很費力，受檢病患也不舒服，以至於許多前輩醫師們把內視鏡超音波檢查戲稱為滿清十大酷刑。在超音波影像清晰度方面也不理想。如今偶爾

再用到 Olympus GF-UM-200 這支當時算是相當先進的超音波內視鏡時，心中都會納悶，這麼不清楚的影像，當初王醫師是怎麼教會我們的？那時候台大醫院一年只有 300 多例內視鏡超音波受檢病例，有關內視鏡超音波的書籍也寥寥無幾，因此一齊學習的醫師們對於每個病例都很珍惜，花很多時間去搜集病患資料，比對腹部超音波、CT、MRI 等影像和內視鏡超音波影像之間的差異，追蹤病患手術所見與後續病情變化。這些工夫，我相信對於內視鏡超音波的學習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此外，當時王秀伯醫師曾經邀請了日本的 Yasuda 教授到恩主公醫院示範內視鏡超音波指引細針抽吸術 (EUS-FNA)，利用 mechanical mirror sector 的超音波內視鏡花了許多時間與氣力才取得細胞，把針都折彎了。不久之後又看到林口長庚醫院發表因為實施 EUS-FNA 導致腹膜炎 (biliary peritonitis) 的報告，因此對於這項耗時費力的檢查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

象。

剛離開台大醫院，南下到高雄阮綜合醫院時，雖然還沒有打定主意要往哪一個領域發展，但是阮院長及當時的主任羅海韻醫師對我依然很支持，他們是我在這一時期重要的貴人。尤其羅海韻醫師還派我到香港參加 APDW，又到韓國參加 Therapeutic Endoscopy Conference，磨練我的膽識，日後才敢獨自在德國待 3 個月。陳寶輝顧問、Nib Soehandra 教授、及 Stefan Seewald 醫師則是引領我最後進入內視鏡超音波領域的貴人。在陳寶輝顧問的安排下，我到德國漢堡跟 Nib Soehandra 教授學習 3 個月。這段期間，除了觀摩各式各樣的內視鏡操作外，我發現到那裡有當時台灣還未引進的線型掃描內視鏡超音波 (Curved Linear Array EUS)，不僅具備有都卜勒彩色超音波的功能，利用它來操作 EUS-FNA 更是方便，讓我對內視鏡超音波越來越有興趣。Nib Soehandra 教授也



2001 年在德國漢堡 Eppendorf 醫院，作者（圖左）和 Nib Soehandra 教授合照。



2002 年王秀伯醫師（前排左三）率隊參觀日本愛知 cancer center 後，和 Yamao 教授等聚餐。

同意讓我動手操作，所以我可以一邊做一邊和 Stefan

Seewald 醫師討論，3 個月就做了約 180 例，大大增進了 EUS 的功力。

從德國回來後，剛好醫院擴建，添購了新的內視鏡及 EUS 設備，又在王秀伯醫師的幫忙下，安排了日本的 Yamao 教授來示範

EUS-FNA。病理科施登富主任也不辭辛勞，配合做即時的細胞學檢查，讓我越做越有興趣，竟然就 10 年了。這 10 年來要感謝的貴人還

有兩位，一位是林肇堂教授，當時有林教授安排我到阮綜合醫院，才有後續的這些機遇與發展。另一位是我太太，當時結婚沒多久，我就單獨去德國 3 個月，出發前還碰到高雄 711 水災，家裡一片狼藉，都靠她獨自收拾打理。沒有她的支援，我也不會有今日的成績。

雖然是誤打誤撞，幸好得到許多貴人們的提攜，讓我有機會可以在這裡談談內視鏡超音波的學習經驗。常和其他影像學檢查做比對來

瞭解內視鏡超音波探頭與器官間的相對位置，追蹤病患手術結果，多向前輩及同好請教討論，是我學習內視鏡超音波的主要方法。目前內視鏡超音波的操作已經比較輕鬆，影像也更為清晰，相關書籍增加很多，許多網站還有影片可以參考，更有 simulator 或是 hand-on 的訓練課程可以利用，在內視鏡超音波的學習上已經可以更簡單、更有效率了。希望有更多同好加入內視鏡超音波的領域。

